

“进场时，‘嘻嘻哈哈’——被电影介绍吸引，想来瞧个热闹；观影时，‘稀里哗啦’——被故事情节感染，不停擦拭眼泪；散场后，‘沉默无语’——被作品余味牵动，久久不愿离场。”一首顺口溜，道出了不少人观看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感受。

影片以首日1.6%的排片率低调登场，却在口碑助推下一路逆袭，排片占比迅速攀升至40%以上，上映第18天，单日票房占比高达78.3%，票房效能比位居中国影史第一！

没有明星演员，没有视觉奇观，没有强情节冲突，没有大规模宣发——这样一部似乎缺少“卖点”的作品，何以能在一众商业影片中成功突围？答案，藏在三个字里——真、善、美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何以动人

真 纪录片式的真实
炼成穿透银幕的硬功夫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依托近代潮汕人下南洋的真实历史展开，讲述了下南洋的“过番人”与留守家乡的亲人寄收侨批(家书)而产生的故事。

“电影里90%的情节都有原型。”该片导演蓝鸿春的底气，来自3年田野调查。

主创团队深入泰国曼谷的唐人街、马来西亚檳城的潮州会馆、越南胡志明市的华侨社区，走访了120多位80岁以上的潮汕老人。有的老奶奶虽然不识字，却能将珍藏多年的侨批内容一字不差地背出来。这个动人细节被主创拍进了电影。片中原本不识字的老人摩挲着爱人寄来的侨批，轻声念道：“与妻一别，八载有余，日思夜想，归期遥遥。”

这份真实，不只得益于主创的田野调查，更得益于演员的真情流露。84岁的吴少卿饰演电影中的老年叶淑柔，她的兄长当年也曾漂洋过海讨生活。村口等待亲人回信的日子，她亲身经历过。从日常等待的表情到展开信纸的动作，她不用演，就是这个样子。

镜头不必雕琢，只是安静记录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以真实为土壤，以真诚为养分，生发出穿透银幕、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
近年来，中国电影市场上不缺大片。投资动辄数亿，明星扎堆，特效炸裂，场景奢华。然而，情感发展沦为入设套路，场景繁华却难触达人心。许多观众走进影院，却难掩失望。

文艺评论家王干评价：“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偏偏反其道而行之。这也给当下的电影创作提了个醒：与其在投资、特效、明星上层加码，不如沉下心来打捞生活里的真实。

把田野调查的功夫做足，让演员的真情自然流露，赤诚便能炼成穿透银幕的硬功夫。”

善 国人特有的情义
锻造了影片的精神底色

影片放映结束，很多观众热泪盈眶，那泪水，为影片里跨越时空的守护而流：

阿公郑木生远赴南洋谋生，意外离世，连一句告别都未能留下。他生前曾在一次大火中奋不顾身，救下了同乡谢南枝和她父亲。木生去世后，南枝做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决定——以木生的名义，继续给远在潮汕、毫不知情的郑木生之妻叶淑柔写信寄钱。这一写，就是整整18年。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，隔着一片海，靠一封封书信彼此扶持，共同熬过了漫长岁月。

影片有着类型片的戏剧张力，却没有落入类型片的俗套。“这个故事在传统叙事中很容易滑向第三者纠葛的极端，创作者跳出窠臼，讲述了一种从中国人骨子里生长出来的情义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何天平分析。

这份情义，不只属于南枝与淑柔，还体现在影片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里。

木生为救乡邻冲入火海，是身在异乡、守望相助的桑梓情；舅妈在南枝受饭店老板欺辱时挺身而出，是血脉相连、骨肉相依的亲情；木生惹祸入狱，南枝替他撑家，是患难相扶、肝胆相照的友情。从危难时刻的拔刀相助，到细水长流的接济扶持，情义层层叠叠，构成了这部影片最厚实的底色。

“阿嬷说：做人得有情义，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。”影片开头这句话，像一粒种子，悄悄播进了每一个观众心里。走出影院，有人说：“阿嬷让我想起了外婆。”有人说：“看完想给身处异地的朋友打个电话。”还有人说：“觉得字字句句说的都是自己老家的事。”千人千语，说的却是同一件事，那就是被善意唤醒之后人与人之间那种久违的温热。

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印证了这一点：该片在“正能量”与“思想的深刻性”两个维度的得分尤为突出。数字背后，是无数个被这份情义击中的普通人。由此可见，善意触碰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，成为影片跨越方言、跨越地域、跨越年龄的共情密码。这份吾国吾土吾民的情义，正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最动人的精神底色。

美 语言文字的含蓄诗意
彰显中华文化的神韵

尺素虽短，情韵悠长。一封封侨批，跨越山海、穿越阶层，让奔波的人有归途，让留守的人有期盼。这是乡土中国的雅言，读之心醉，闻之动容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用一种克制而委婉的方式，把感动细细铺陈进电影里。有观众这样说：“中国文化的含蓄之美，不是喊出来的，是润在纸上的。把滚烫的念想放凉了再写，写完了还要等。”

除了“侨批”中的词句之美，影片的语言也是一大特色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，潮汕籍演员用不同口音的方言本色出演。阿嬷是揭阳口音，小叔及小儿子是潮汕口音，谢南枝的养子是汕头口音。口音不同，却同根同脉。

这份语言的丰富性，并未造成观影障碍，反而成为一扇了解中华文化之美的窗。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林伦伦指出，潮汕话是古汉语的“活化石”，影片中多口音潮汕方言对白，与“潮州九县，县县有语”的生活现实相同，令观众倍感亲切，也让他们领略了古汉语之美。

电影中的故事，一半在潮汕，一半在暹罗。即便在异国他乡，也时时能领略到中华文化的魅力。

这部电影，不仅是写给潮汕阿嬷的情书，更是写给所有漂泊者的家书，它触碰到了深藏于日常生活中的中华文化根脉，这或许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更深层的意义所在。

青年导演殷若昕说：“地域文化是中国电影的素材宝库。这部电影的成功，为中国影视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：把镜头对准方言、侨批、潮汕文化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容易被忽略的元素，以含蓄克制的表达唤起文化认同。”

据《光明日报》
李蕾 韩业庭

